

INC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第十號

遐邇貫珍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英年月閏日歌訣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日記

二月禮拜詳序

英年十二月

正月初一日

即甲寅十一月十三

其數同中原

二月初一日

三月十五

四六九十一

三月初一日

乙卯正月十三

英初四
唐九月廿五

卅日皆圓全

四月初一日

二月十五

餘月增一日

五月初一日

三月十六

英十一
唐十月初二

此數亦易言

六月初一日

四月十七

惟逢第二月

七月初一日

五月十八

英十八
唐十月初九

二十八日焉

八月初一日

六月十九

四歲二月閏

九月初一日

七月二十

英二十五
唐十月十六

廿九日回還

十月初一日

八月二十一

九月二十二

四

第十號目錄

近日雜報

心經論

省垣報畧

英國貿易新例使

京報

國裕民饒論

歐羅巴新聞畧

馬可頓流西西羅

紀畧

雜說編

心者，運行衆血之府也。位處胸中，左右有肺，周圍夾膜裹之，色赤而鮮，下尖上闊，外體圓滑，內空如囊，四壁嶙峋，或凹或凸，當中有直肉隔之，故稱爲左房右房。左右半截之間，又有橫肉間之，故有上下房之號。四房大小相若，可容血一兩。上房肉薄，下房肉厚，每房有戶，下房有門，右三左二，質韌而薄，一角向下，有筋絲數條牽連心壁，自能開闔，血落不可復上，生成樞紐，機巧天然。右上方有迴血總管二支，其一向上，其一向下，右下方有大血管一支，見圖中長約寸許，卽分爲二，左右入肺。左上房有迴血管四支，見圖中亦與肺通。左下方有血脈總管一支，見圖中爲赤血之總路，心體另有血脈管，迴血管，腦氣筋，白節筋，密纏於內，以行其用。心房出納，常有血一兩六錢，血入上房，則下房縮閉，血落下房，則上房縮閉，互相舒縮，以輪遞流行。用手按心，便覺肋裡躍動，以時表驗之。每一晷，心跳七十五次，共血經心者，約計一百二十兩。人身之血，重比全體五分之一，由此遞算，則三晷眠之久，渾身衆血，恰運行一週。若以中國時辰計之，運行

心經三論

在合信氏所著全體新論錄出

CHINESE SERIAL.

VOL. III. No. XI.

November 1st, 1855.

INDEX OF CONTENTS.

- I.—CHAPTERS ON PHYSIOLOGY. No. 13. THE HEART AND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TAKEN BY PERMISSION FROM DR. HOBSON'S CHINESE WORK ON THE SUBJECT. pp. 1—4.
- II.—RESULTS OF FREE TRADE. TRANSLATED FROM A PAPER IN THE "CHINA MAIL" OF OCTOBER 4TH. pp. 4—7.
- III.—LIFE OF CICERO. pp. 7, 8.
- IV.—VARIETIES;—THE BRAVE DOG; THE LOST CHILD; TREATMENT OF THE DROWNED. pp. 8—10.
- V.—CURRENT NEWS AND MISCELLANY.
 - News of Canton. p. 10.
 - Extracts from the *Peking Gazette*, from Aug. 5th to Sept. 1st:—Reports of Engagements with the rebels, from Canton, and other provinces; The overflow of the Yellow River; Honours granted to the ancestors of the god Kwan for his assistance of the Imperialists; with remarks by the Editor on the report of the Viceroy of Fuh-keen on the destruction of pirates near Namoa, on the 21st March, 1855. pp. 10—14.
 - News from Europe;—Bombardment of Sweaborg; Battle of the Tchernaya; Taking of the Malakoff tower; Sardinia; Visit of Queen Victoria to France. Reception of the news in Hong-kong. pp. 14, 15.

四十週為一時也。西國醫士較量心力大小。嘗以一玻璃筒。插入馬頸血脈管內。血射八尺有餘云。凡心有二聲。一緩一急。緩者其音散以長。急者其音利而速。附耳靜聽。了了可辨。心若受病。即有變聲矣。

血脈管迴血管論

血脈管者。運行赤血之管也。其徑常圓。本體三層。內層薄滑。中層略厚。色黃質軟。自能舒張。外層紋理交結。總管及入肺管近心處。均有三門。形如半月。門閉之時。微窩向上。門邊正中。有脆骨一粒。品字相對。小如芝麻。門後管體有小坳。貯血少許。使門不粘於管。以助開閉之機。心血過此。可出而不可入。其總管由心左下房生出。直插上房而止。約二寸許。即迴屈而下。彎作一棋。下至膈膜。分佈小支。入左右兩脅。透過膈膜。分佈大支。散行臟腑之內。再下至腰。即分歧為二。散佈小支。密纏股足之間。其棋之上。又生三大支。左二右一。右支約寸許。復歧分為二。一由頸右達腦。一由右肩達手。其左二支。一由頸左達腦。一由左肩達手。皆散佈小支。密纏於內。週身骨肉。無處不到。支上生支。鬚髯如樹。○迴血

全體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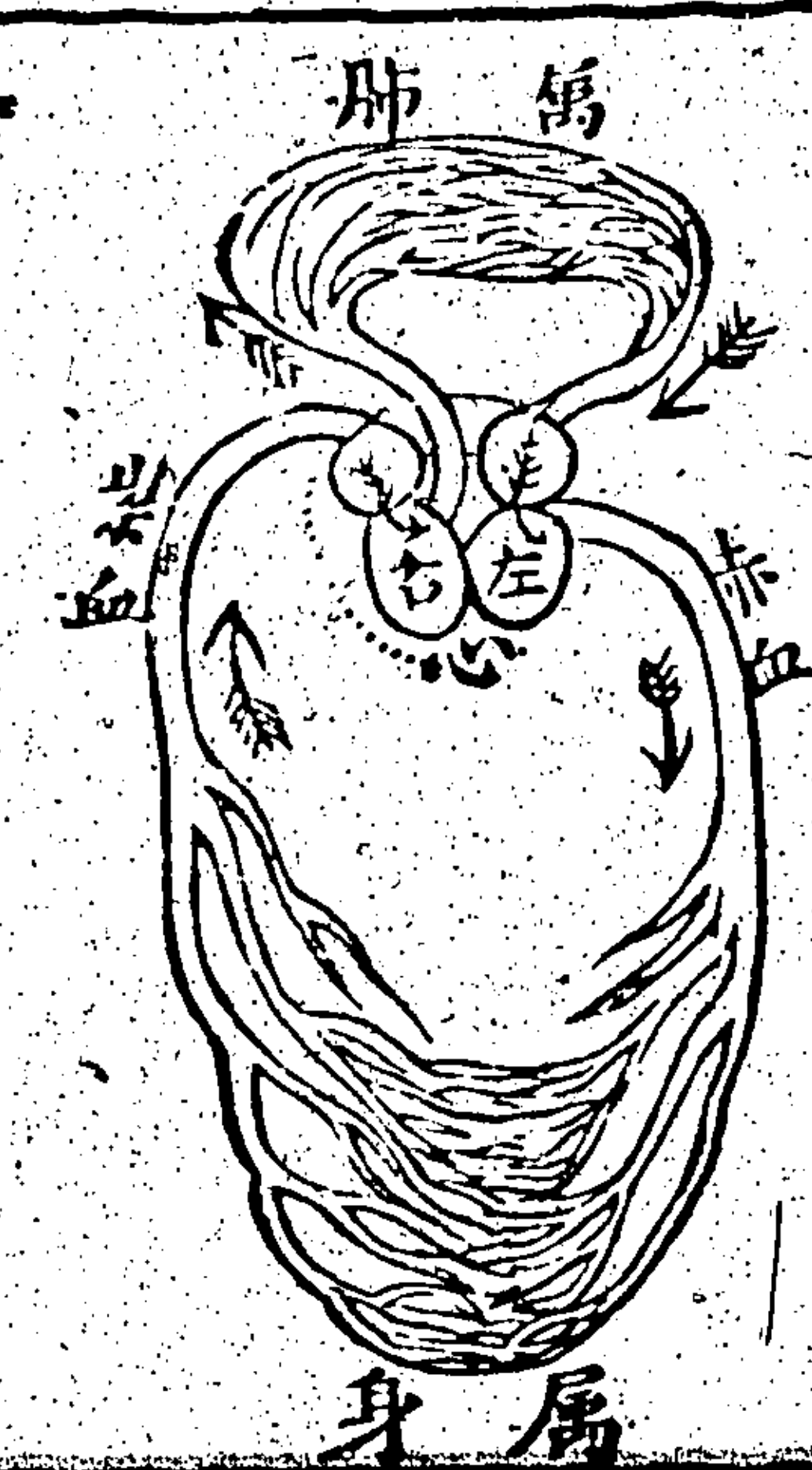
血脈總管三門圖



此如見所開割門三將



圖管血膜脚蛤



眾血運行圖

血行如箭向

位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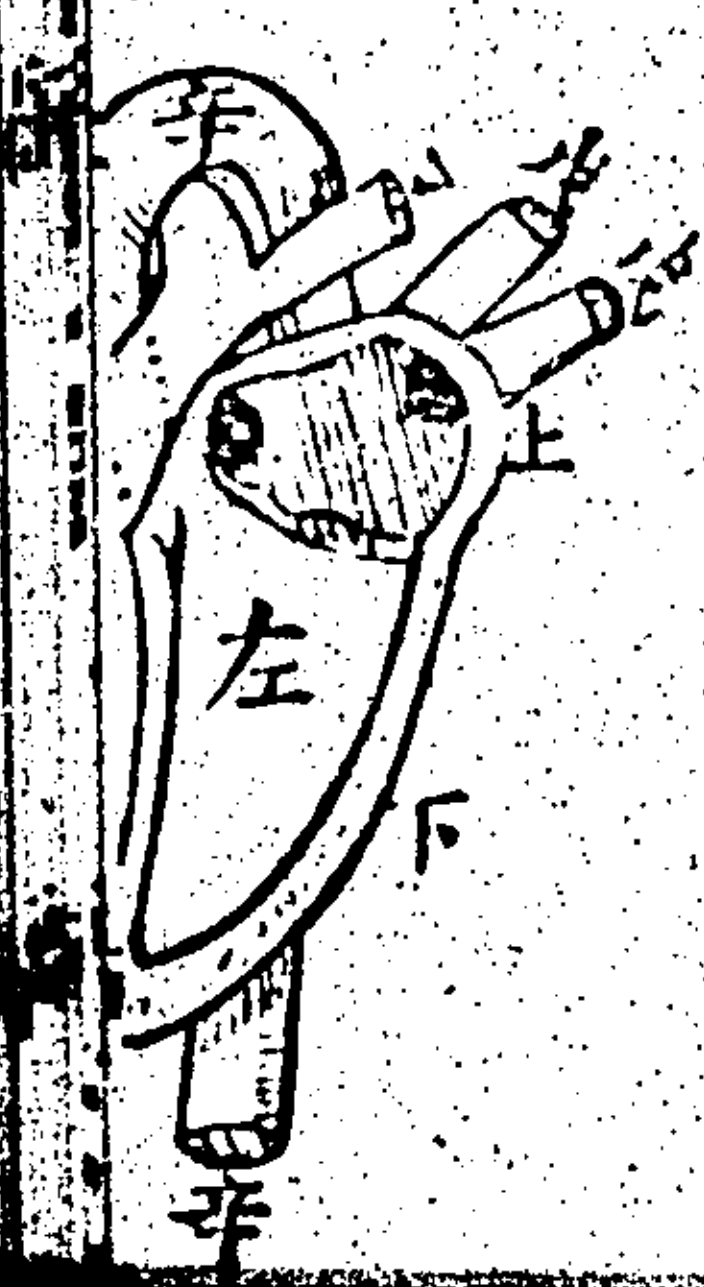


膊部脈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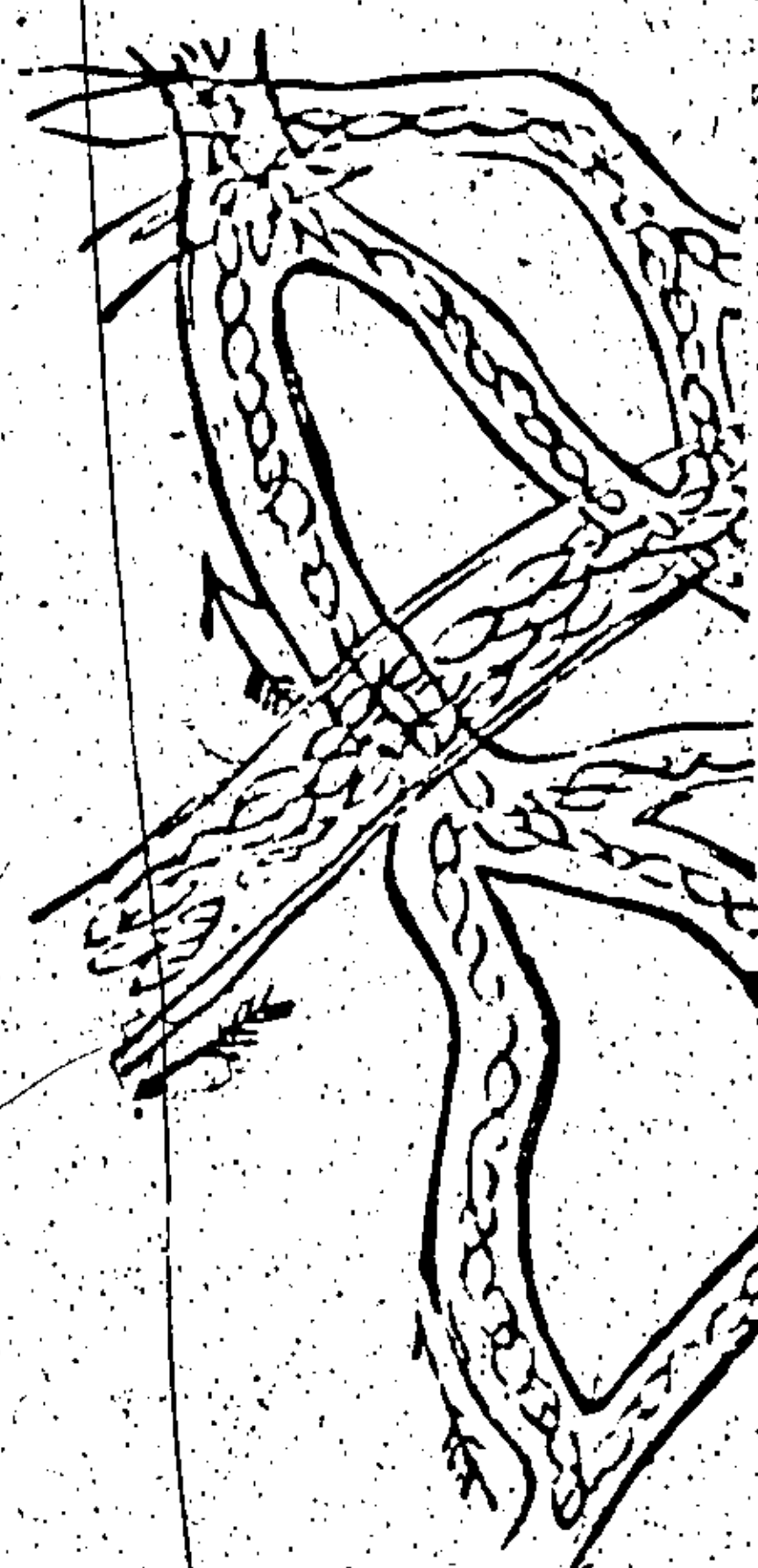


此是蛤脚膜血管用大顯微鏡看之所見如此

輪血



心內四房圖



運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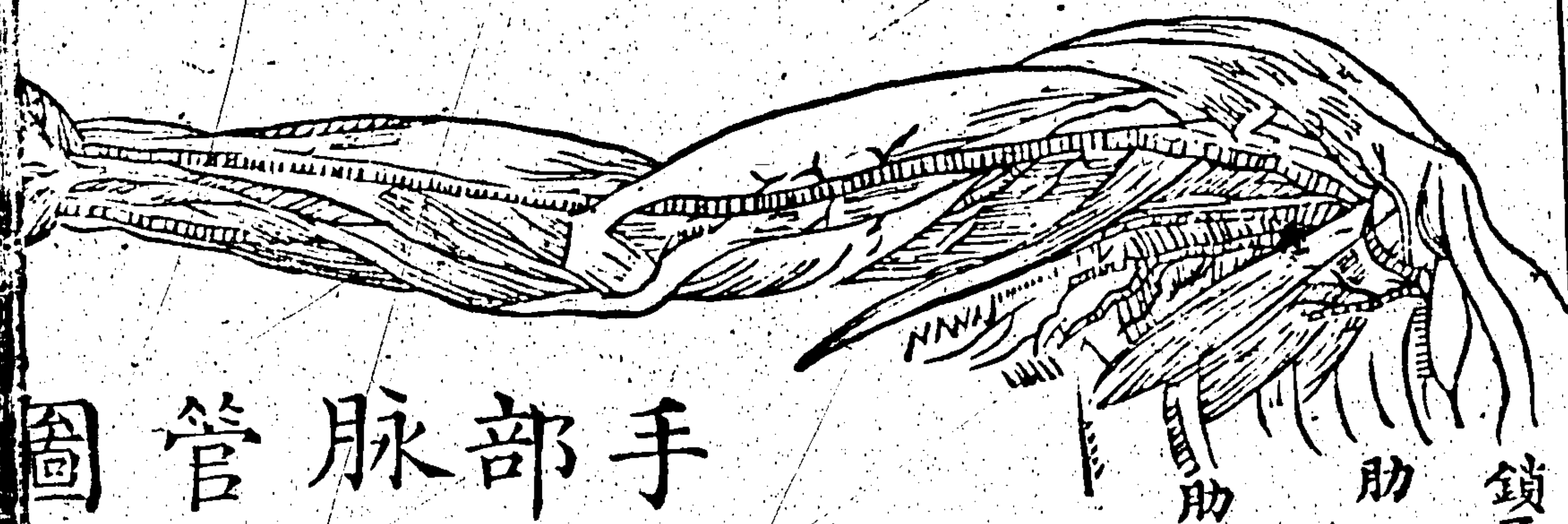


管者，回導紫血入心之管也。管內有門，門無定位，其體比脉管稍薄，其徑稍寬。有血則圓，無血則扁。總管二支，由心右上房而出一支向下，以接下身臟腑兩足之迴血；一支向上，以接上身頭腦兩手之迴血，散佈小支一如血脉管之狀。但脉管深居肉內者多，而迴管深淺皆有，藍色無脉者，是也。另有一種名曰微絲血管，目力不及見，以鏡顯之，見密結如網，骨肉內外遍體皆然，與血脉管迴血管兩尾相通，故赤紫兩血通行無碍，其理詳見下文。

血脉運行論

血以赤色為正，乃有紫色者何也？凡赤血通行，由心左下房發源，直出血脉總管，流佈週身之內，以養骨肉而養生命。然漸行漸改其性，迨由微絲管入迴血管之中，其色頓變為紫矣。于是紫血由迴血管而行，將近至心，統歸總管，以達心右上房，轉落下房，過丁管直入于肺，運行肺內，紫色復變為赤，由戊管回心左上房，即落左下房，復出血脉管，往來行運，如環不絕。人身百體賴血以生，生生不已，血必有減無增，故須飲食以補之，食物精液由吸管遞運至頸，入會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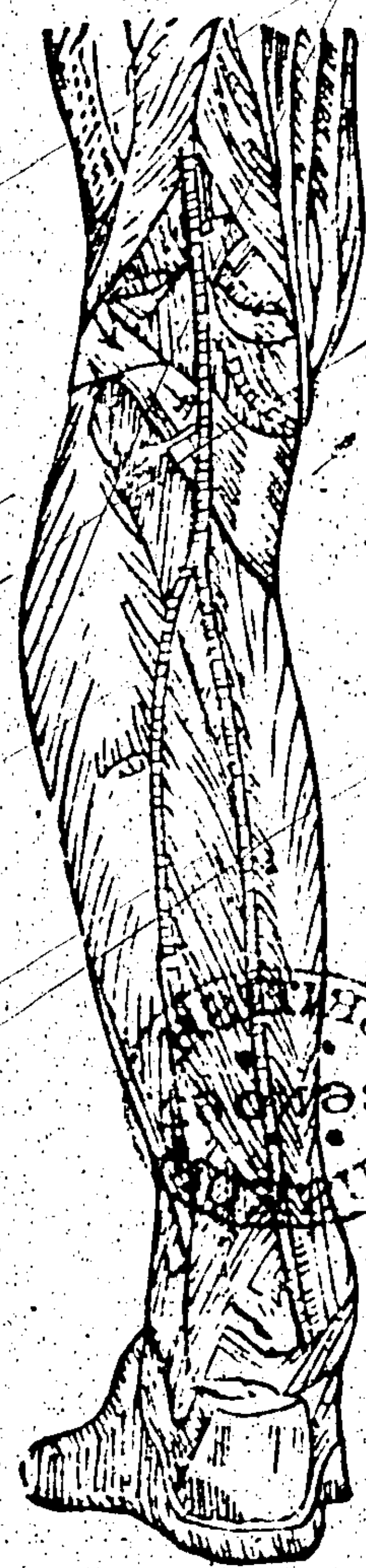
與迴血達心右房混然滾和乃由右房過肺化為赤血返心左房運養身體凡
 人食少則血弱絕食則身亡故曰民以食為天其是之謂歟西國有借血之法
 或人失血病危及產婦瀕死者醫士知其血小罔救嘗用機巧水筒借取壯人
 之血灌入病者迴血管內移時復蘇是以活者數矣先是用禽獸之血試之其
 人雖甦復死始知血非同類不合身體用也昔人屢剖死者觀之見脉管無血
 而空疑為氣管蓋未悟人死之時心力不能發血而脉管行其餘力漸擁漸盡
 故血聚於迴管之內惟驗雷火殛死之人脉管猶見有血却因全體瞬息盡絕
 而血脉止於倏忽之間也前二百年西國醫士尚未知脉管迴管之理有哈斐
 醫士者致知格物慧悟絕倫每割死人輒將心房迴管脉管口各門互相比驗
 遂悟其理云凡人脉至躍動乃心經逼發血勢百管湧應遍體皆然不獨手足
 頸內始有動脉但他處脉管有肉藏護故用手按摩不覺跳動大約男女老少
 脉至略異以時表較之每一晷呢常人七十至或七十五至孩提之年有一百
 三十至者老人每有六十至或五十至者婦女比男人約多十至若以一人而



手部分脉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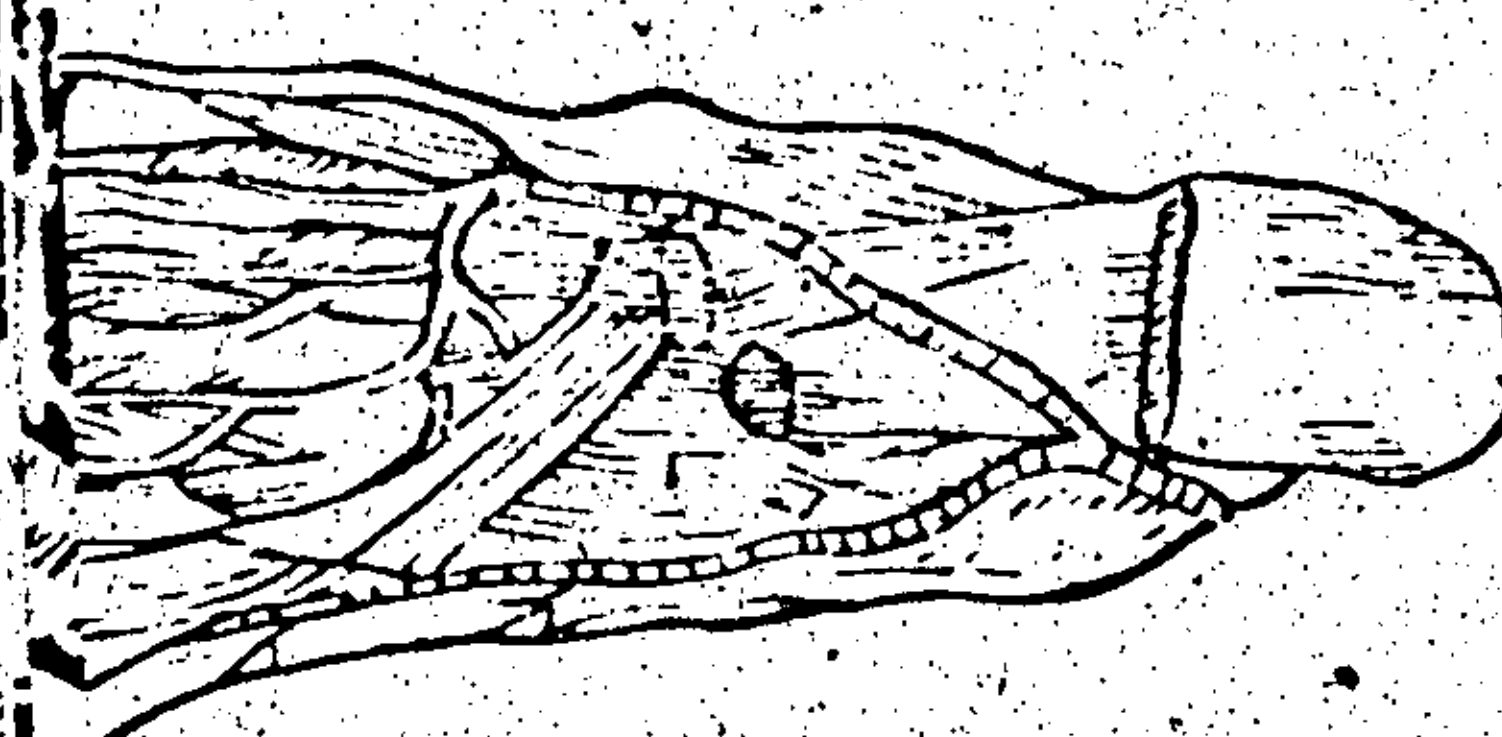
脚面脉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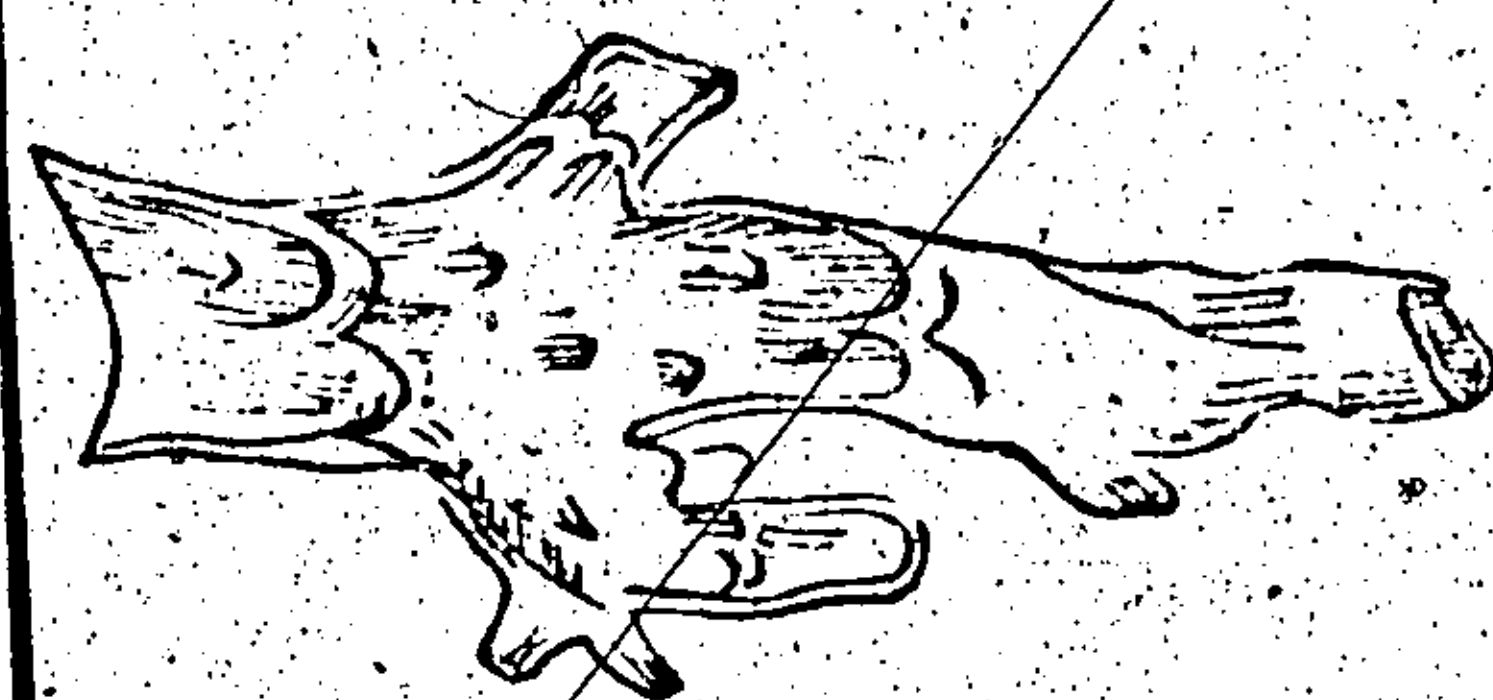
足後血脉管圖

此是將小腿肉割去

大腿脉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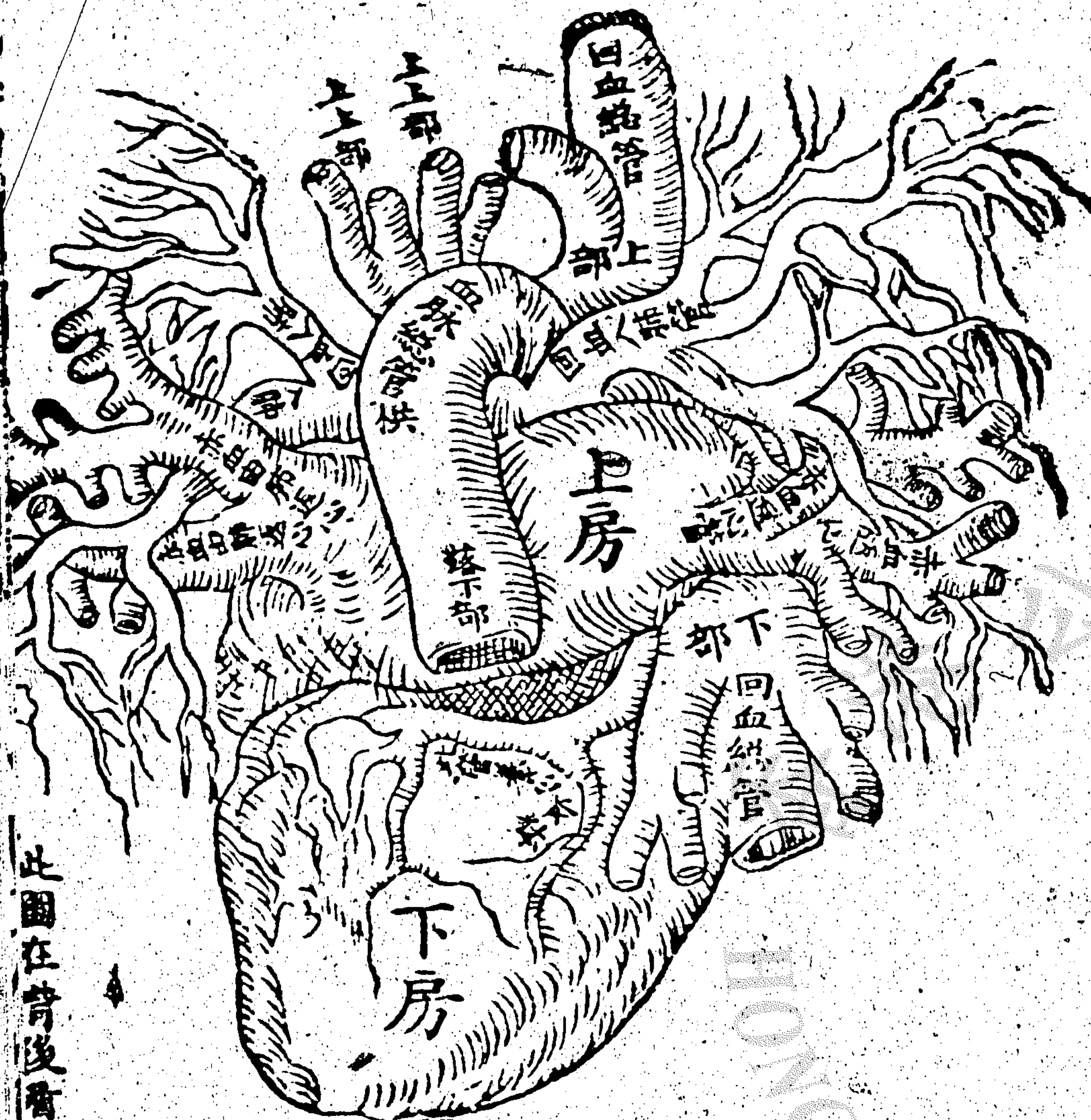


脚底脉管圖



血由下而上

迴血管門圖



此圖在背後看的

心經熱管圖



心左房門



心運血行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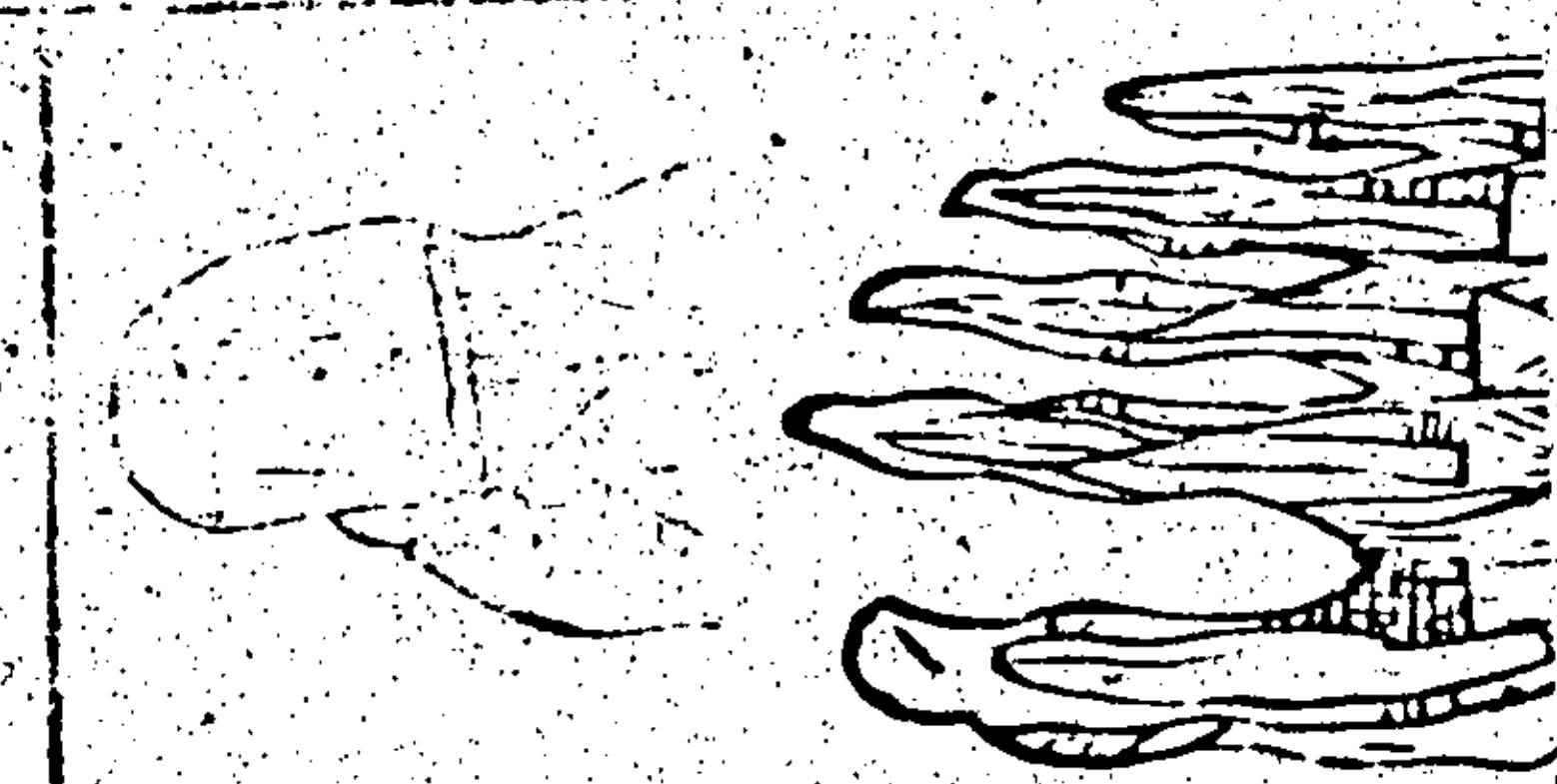
血行如箭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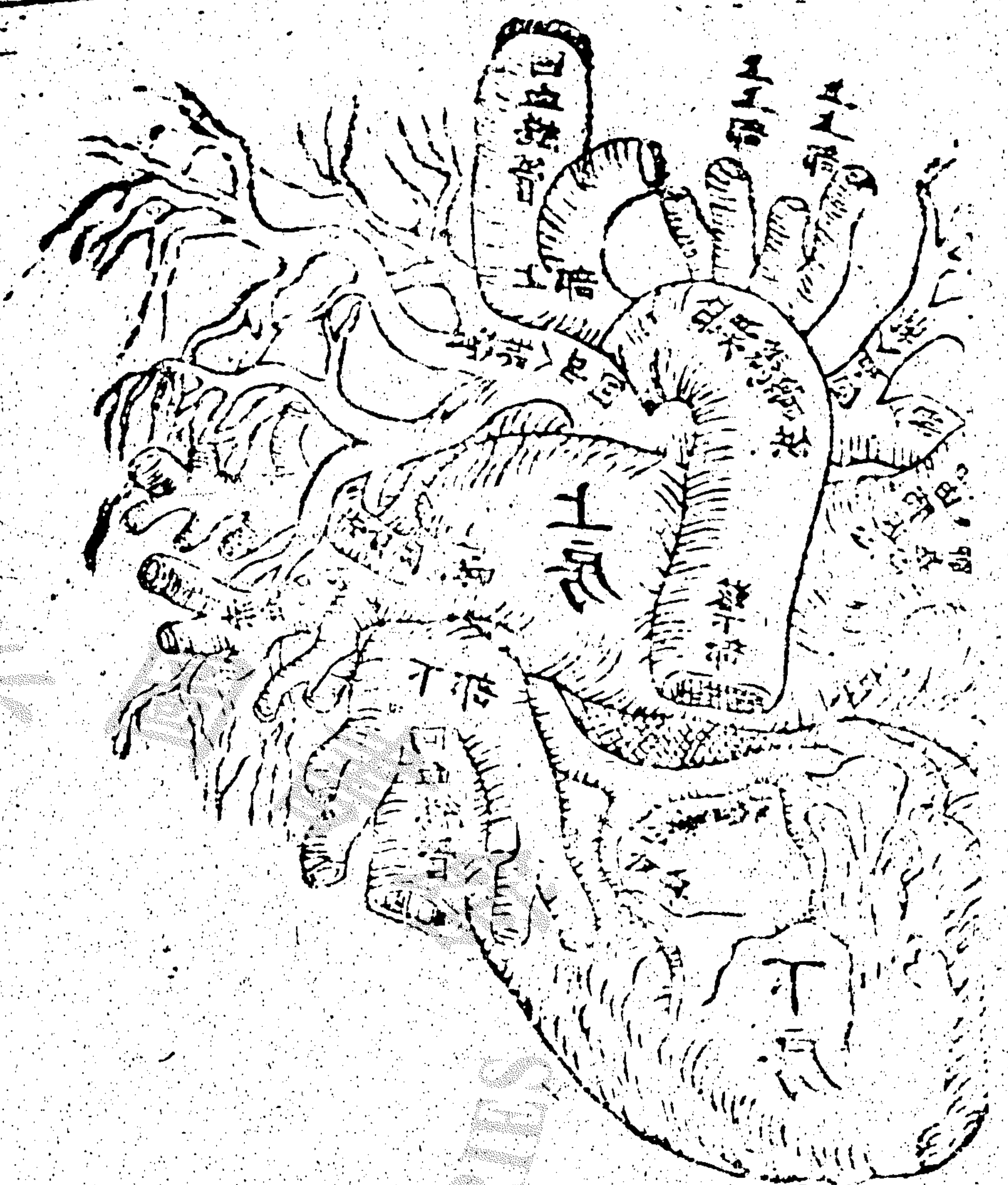
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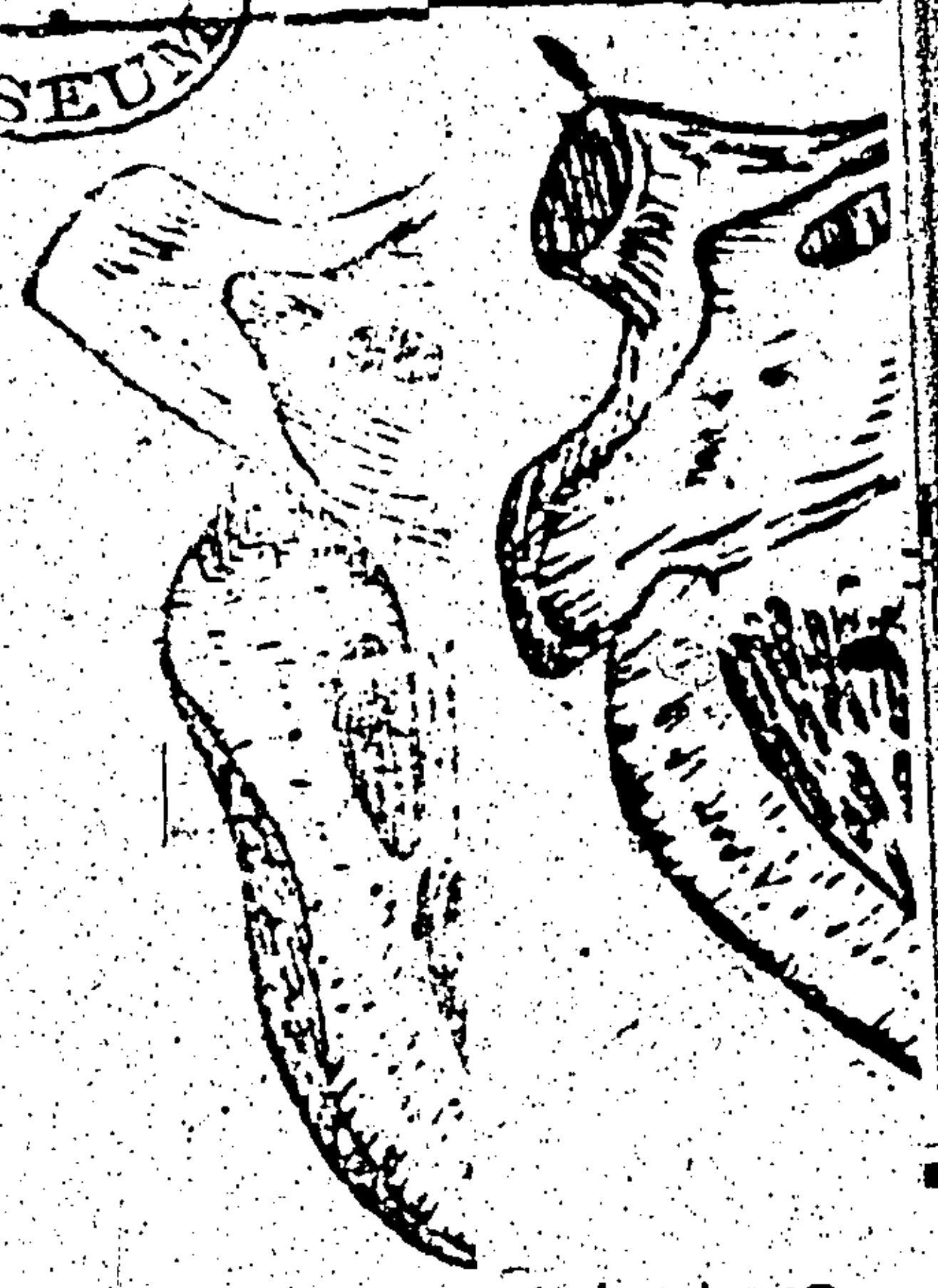
BRITISH
26NO62
MUSEUM



割去肉
一層



香港公共圖書館
HONGKONG PUBLIC LIBRARY
25 NOV 1967
MUSEUM



口
圖
一

破邊心部圖



此圖乃將全心分割兩邊一為左
房一為右房均分上下左下房一
管曰辛乃發血脉運行週身之總
管也左上房四管曰戊乃肺經赤
血回心之管也右上房兩管曰甲
乃帶週身迴血歸心之路一屬上
部一屬下體是為迴血總管右下



房一管曰丁乃帶廻血過肺更換
之管一心共有八管左房血色赤
右房血色紫人畜皆然

論金坐行走脉自不同金比坐時快七八至坐比臥時快三四至他如食快於
餓日快於夜顧亦隨時變更耳如走動驚恐酒醉之後更無定至也中土醫學
分寸關尺以屬臟腑部位三指齊下竟作數樣脉理詎知脉形於血血源於心
週身脉管流行貫通並無有專屬一經之理凡切脉一道不過辨其浮沉遲數
以定寒熱虛實而已若庸醫診脉絕無望聞問切工夫妄謂據脉定症誠有如
醫鏡所云者然手足頸胸皆覺脉動而獨切手脉者何也蓋手脉之下有骨乘
墊可以重抑輕按可以對面望聞且伸縮便捷左宜右有取乎施診之便耳若
必求部位以實之則腦舍元神竟無所屬是至要者猶有未備也○凡鍼割之
法割斷迴管血流少許自能止閉若割斷脉管赤血節節噴射小者須用藥止
之、大者須用線綁之否則血流不止少則失口多則喪命奏刀之技關係匪輕
○凡人挑擔走動用力過度或脉管受病管體內層時或迸裂漸成脉囊血逗
於內須用法截斷本管上流使血脉從旁支運行則脉囊消釋裂管漸塞如筋
方無後患不爾管囊一破止血無方命斯絕矣○凡人羞恥面赤驚恐面青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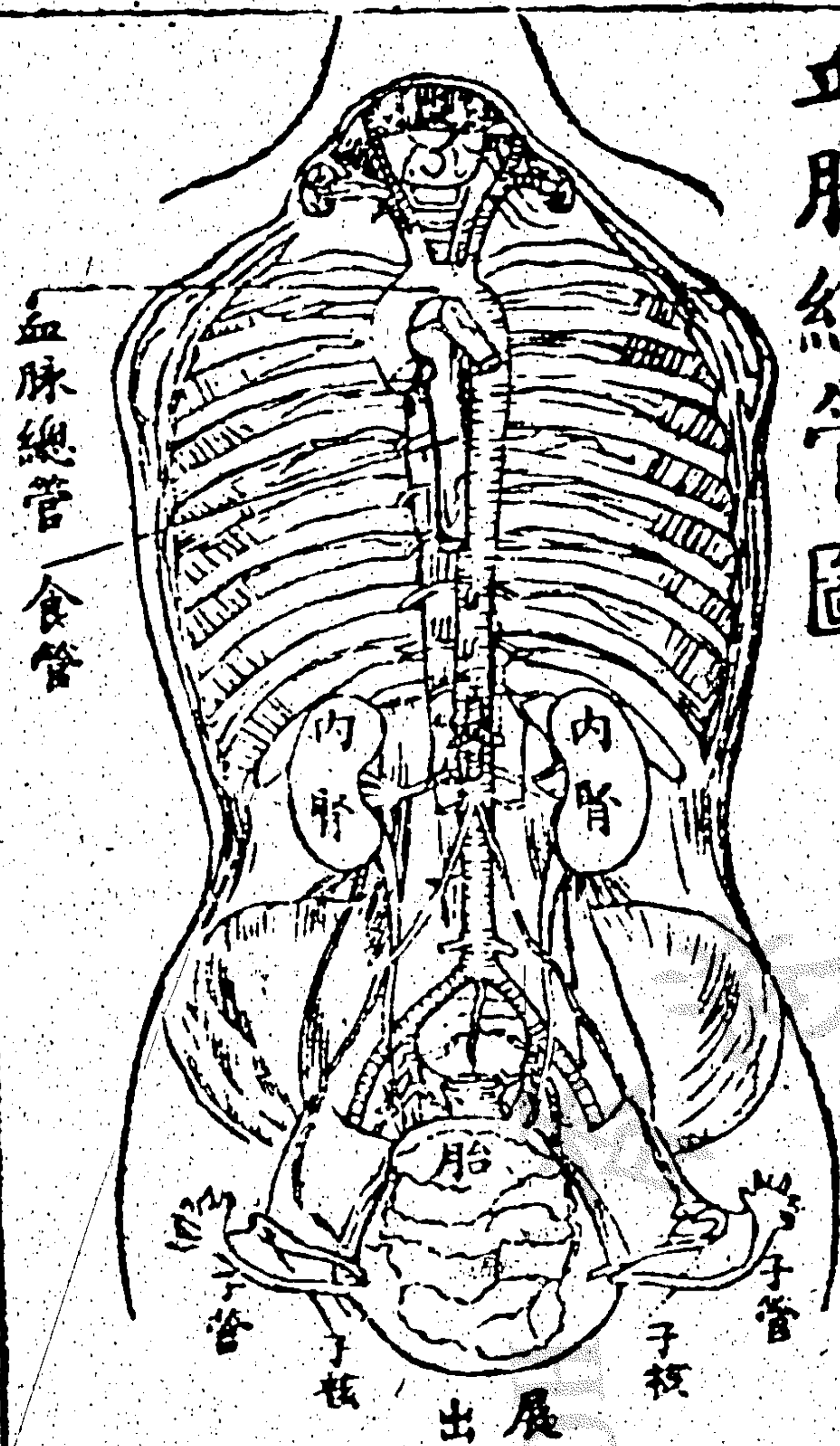
微絲血管舒縮之故舒則血多縮則血少此其理也

血論

宇宙之內一切生類凡有脊骨者血色皆紅固人所同知目所共見者也孰知其中有微妙之物目力不及見者乎西國以顯微鏡顯之見血內有二物一為明汁一為粒子粒子者其形圓扁如輪中空而赤內貯紅液浮游於明汁之中名曰血輪精壯之人血輪多故血色濃而赤虛弱者血輪少故血色淡而稀譬如以千分血計之壯者血輪得一百四十分明汁得八百六十分人漸弱血輪漸少弱之甚者血輪只得二三十分餘皆明汁耳凡明汁之內又有數物一為蛋青一為肉絲一為脂肪一為鹵物一為鐵銹比如明汁千分大約蛋青得七八十分肉絲得三四分脂肪得二三分鹵物六七分鐵銹約一分之間皆能用法取出確鑿有據凡血在管中連匯流行不結不實若離管以出則漸凝結而分一為實紅一為黃水是也如貯血一杯以竿攪之肉絲凝聚粘連如帶取出放於玻璃片上以鏡顯之見肉絲纏結血輪仿如網眼或欲觀血輪走動

全體新論

血脉總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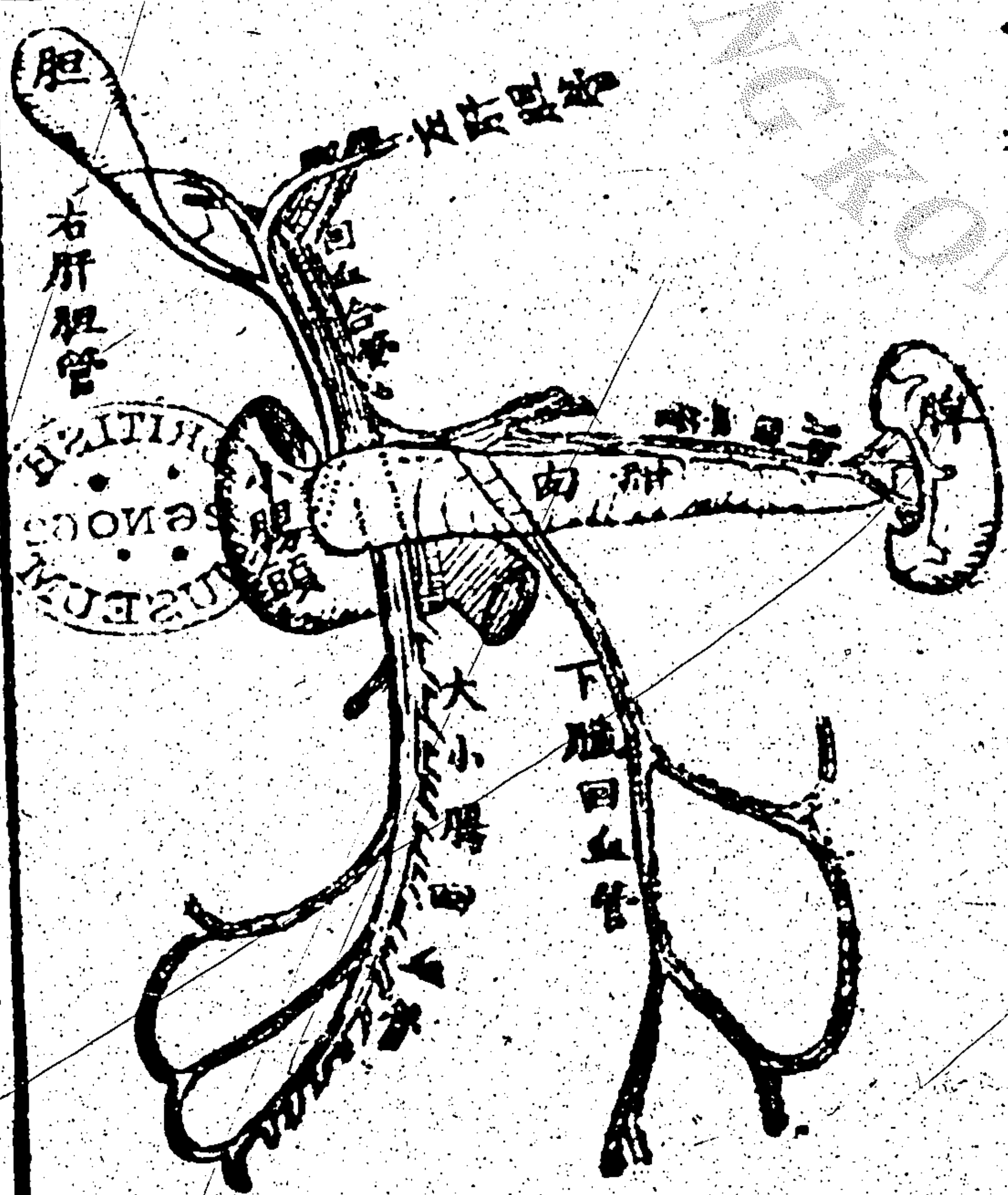


全體脉管圖



甲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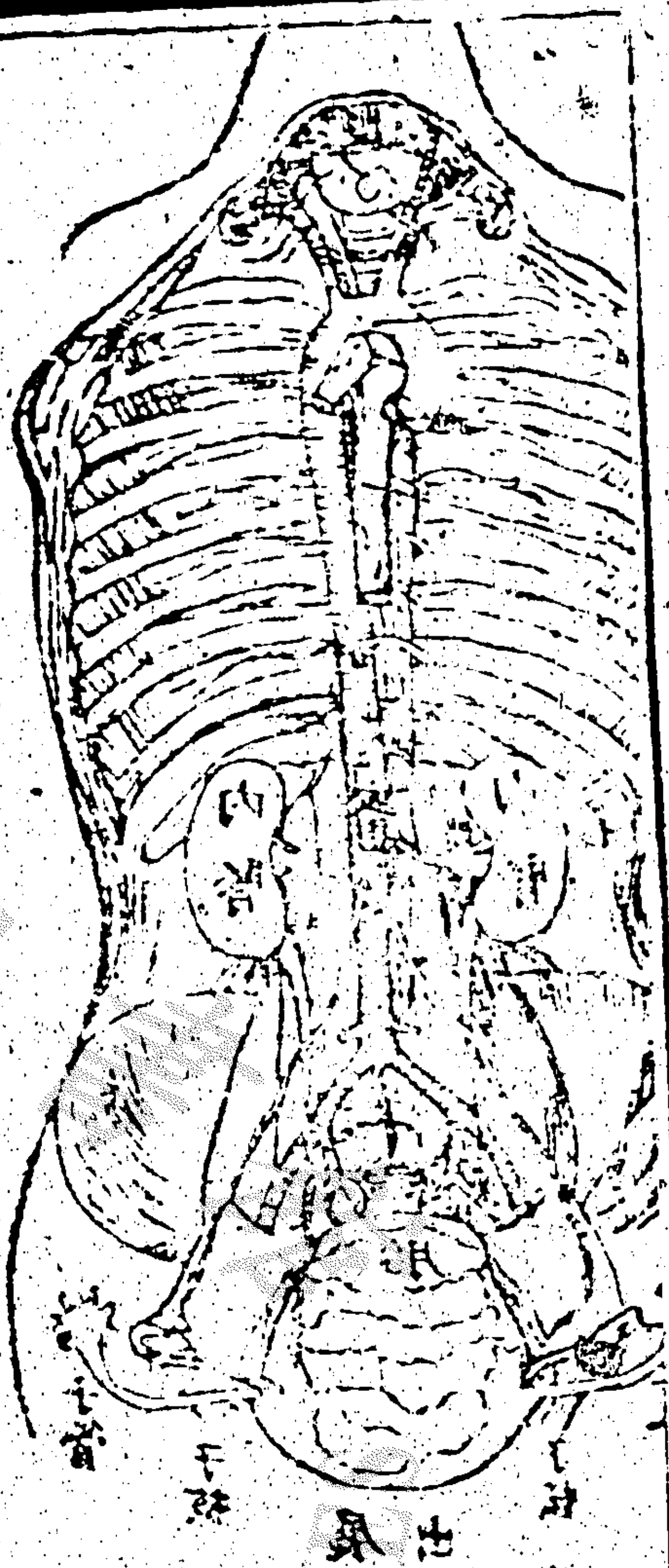
下部各回血管入肝化生胆汁圖



面部頸部脉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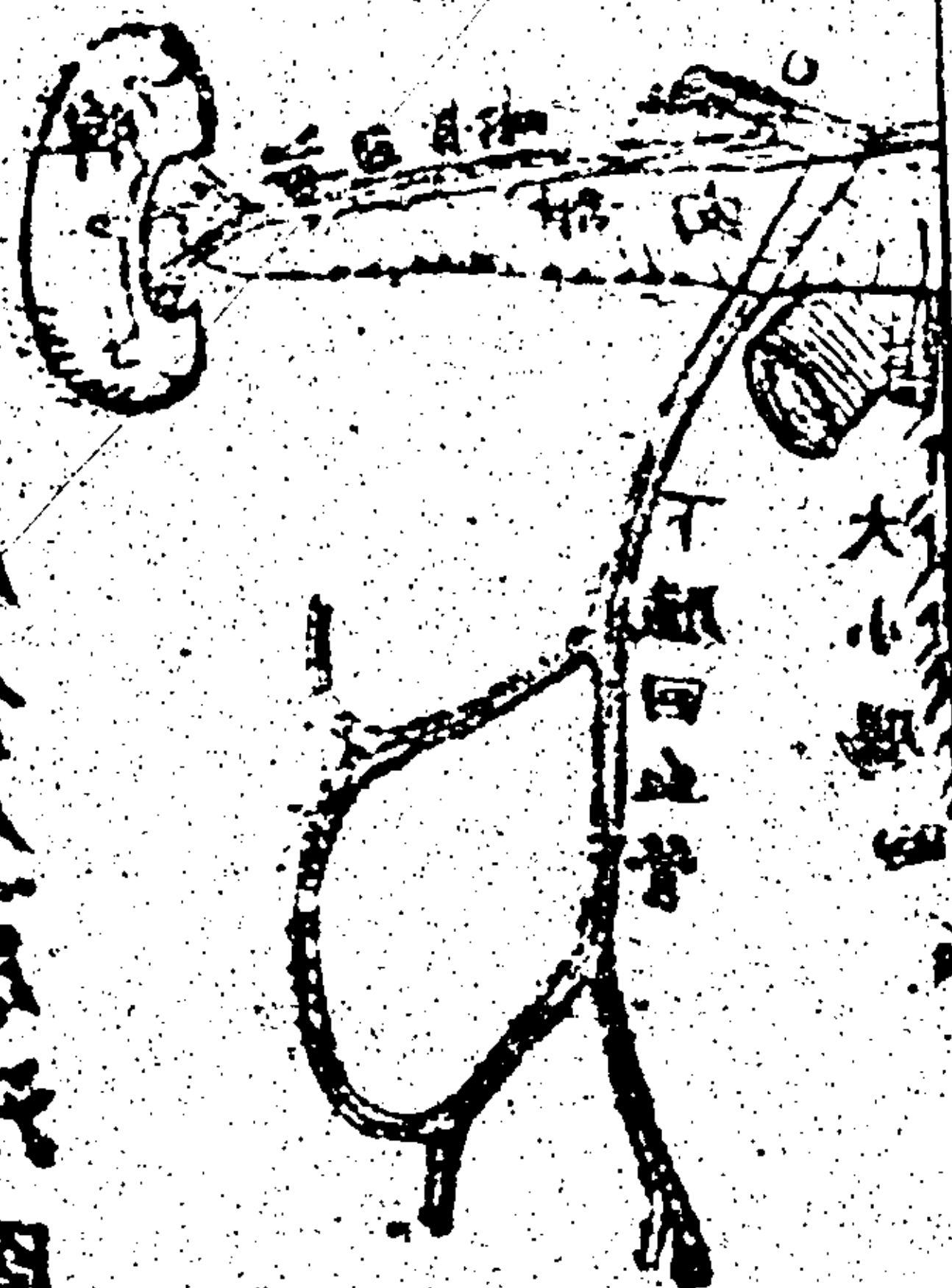


血氣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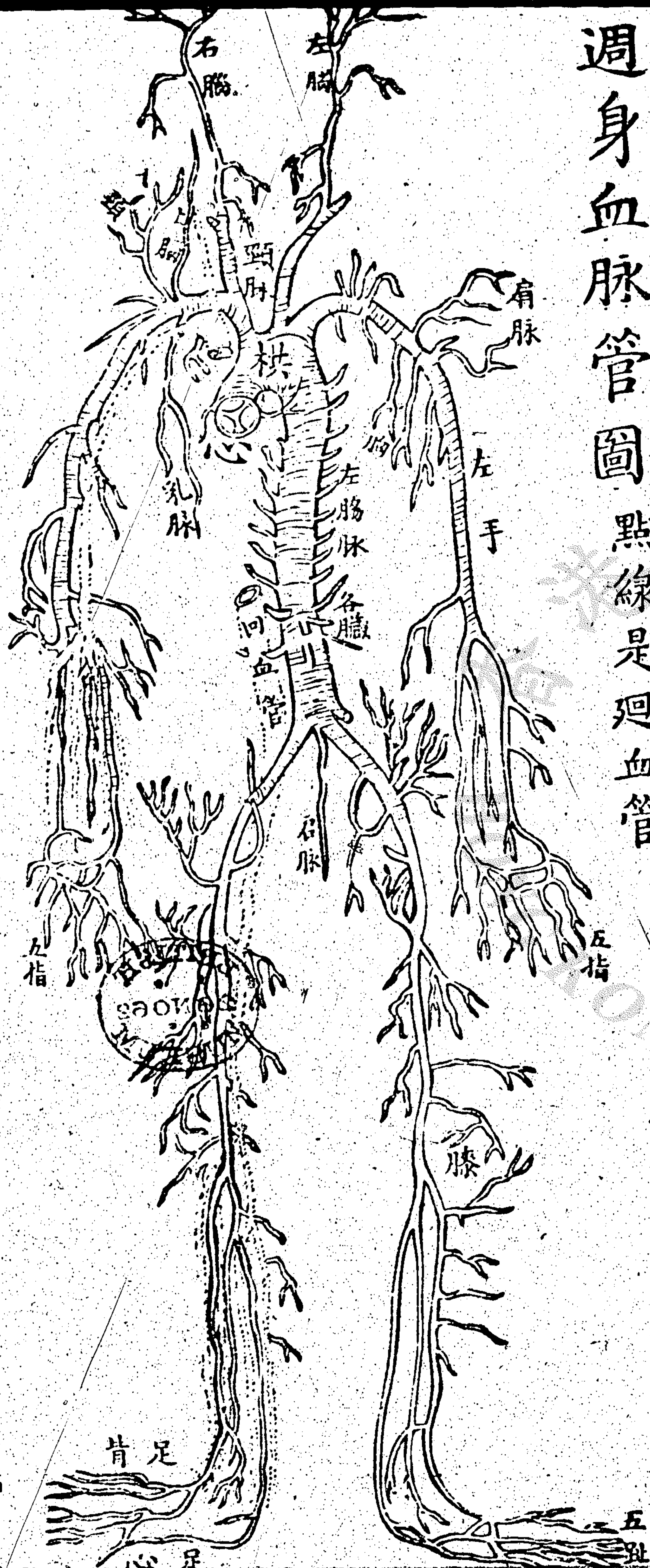


下指各回血管入肝之圖

甲



週身血脈管圖 點線是迴血管



人身脉管根生於心如樹之有枝有幹不論百體内外一氣流通與迴血管並行衆血由是以相出入

圖

可取一大蛤撐其足膜窺以顯鏡便見無限血輪隨明汁流走於微絲管內管徑寬者卽有二三血輪並行而過管徑狹者便見血輪束長而過迤邐紛紛彷彿支江流水泛春花也○凡禽獸鱗介之類有脊骨者必有心有心者必有房但有兩房三房或一房不等惟有乳之類必有四房洋海鯨魚魚類之有乳者也西國醫士嘗剖驗之見其血脉總管徑寬八寸以此類推每一動脉心發血入總管約一千四百兩云

數年前英國新立減稅之例内外一體人皆以爲國庫必空財用不足孰知商賈雲集國裕民饒此皆新例所致茲特採列數事于左以爲之據

遐邇貫珍

一入口貨，在道光二十二年，按關口估價，通計約值銀三萬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員，至咸豐三年，增至五萬九千零四萬員，幾及兩倍。

一出口貨，在該十年內，其值銀由二萬二千七百零四萬員，增至四萬七千三百七十六萬員，已過兩倍。

一英船所載貨，在該十年內，由五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噸，增至九百零六萬四千七百零五噸，外國船入口所載貨，由一百九十三萬零九百八十三噸，增至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六噸，總計所載，由七百三十四萬六千八百零四噸，增至一千五百三十八萬一千一百六十一噸，過兩倍頗多矣。

一稅餉所入之項，在道光二十二年，計得銀一萬六千一百萬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在是年及咸豐三年之間，先後廢減稅例，以至不下銀五千零八十八萬之多，另廢穀稅，不在其內，如是，則咸豐三年所入銀，應不能過一千一百零四十萬員之數，茲于是年，竟得稅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五萬零四千一百九十八員，除廢減外，尤多于二十二年者，則貨物之消流，必大加增，顯

然可見矣。

一國債，于道光二十二年，負欠銀三十七萬九千八百萬零二千一百一十二員，及咸豐三年，減至三十七萬零二百四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員。

一國用出入，在道光二十二年，所支多于所進者，着銀一千九百一十萬零一千七百八十七員，在咸豐三年，所進反多于所支者，着銀一千五百六十二萬零六千四百二十四員，夫咸豐三年所支，多于廿二年所支者，該銀一百一十萬零二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已，而所進則多至三千五百八十三萬零六百二十七員。

一建船，廿二年所建之船，共計一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九噸，內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噸為火船，而三年所建，共計二十萬零三千一百七十一噸，內四萬八千二百一十五噸為火船。

一英倫銀行，廿二年底通計，貯行銀四千三百五十萬零二千四百員，而三年

底則倍之直至八千七百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員在該十年內其老本亦由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萬零二千員增至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四萬七千二百員。

一民間蓄積銀行于廿二年得老本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員至三年則得一萬六千零一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員較前數多三份之一此亦可見關稅平後民間樂利之處矣。

一國中戶口于道光廿二年所錄民數一千六百一十九萬四千口每人捐銀一員五毫有奇以爲賑恤貧民之用是年共計支出銀二千四百九十九萬八千五百二十九員咸豐三年所錄民數一千八百六十一萬七千口而所支出濟金二千五百三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四員與前數差上下蓋每人止捐一員三毫有奇而已倘人數既增而捐金不減則銀應至二千八百八十萬員也。

一犯人于廿二年總計英倫及威勒士地共得三萬一千三百零九名至咸豐三年雖通國民數約增二百五十萬之多而犯人反減至二萬七千零五十七名而已前者每十萬中犯人一百九十三人後則每十萬中犯人止一百四十五名而已是四份減一也。

一土產之麥在本國市上所售者廿二年共計得四百零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石一骨約六石而咸豐三年則得四百五十六萬零九百一十石亦見不收關稅而外國入口之穀日多即本土之穀亦日盛也廿二年市價每石值銀一十三員七毫有奇三年值銀一十二員七毫有奇客歲則值銀一十七員三毫有奇自嘉慶廿五年至今市價未有如是之高昂者矣可見關稅一道多收適反以成少而寡取適足以成多且不特商賈獲益即農夫亦與收其利矣。

一來路絲髮稅項前者收至每百三十員今則減至每百一十五員英國土織絲髮出口在道光廿二年計值銀二百八十三萬二千九百零七員在咸豐三年則增至九百八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二員較前數約多三四倍之間。

道光六年以前，概禁來路絲髮，土絲獨居壟斷，而貿易反不興旺，每年出口亦不過約值一百六十八萬員而已。

一在廿二年，外國羊毛，每磅收稅一兩個先士之間，而本國屬埠之羊毛，全無稅餉，乃是年所入口者，屬埠羊毛，僅得一千八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一十二磅而已，外國羊毛，反得二千七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磅，在前所立偏庇本國及屬埠之例如此，至廿四年，是例全廢，惟于咸豐三年，外國羊毛入口，增至五千零五十四萬九千九百零二磅而已，僅不及廿二年兩倍之多，而屬埠羊毛入口，則增至六千六百九十八萬二千二百八十磅，較廿二年尤多三倍矣，本國所產之毛，在斯數年，亦大有增益，毛雖增益若此，而內外一體之貿易，能令貨物消流，致使毛價抬至每磅三毫六，惟廿二年每磅止值價銀二毫四而已，非于出產之人大有益乎，出口毛貨所值，亦由二千四百八十八萬八千零七十二員，增至四千七百四十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員。

一道光二十二年，外國糖仍奉例禁，屬埠糖每百磅收稅銀六員零四，而是年入口消流之糖，不過一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噸，是年後，外國糖准與屬埠糖一例入口，糖稅亦大減，故在咸豐三年，入口消流者，不下三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噸，內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噸，為外國糖而已，餘二十八萬七千零四十二噸，皆屬埠糖，人素以為外國糖入口，必將盡奪屬埠糖之市價，誰知屬埠糖到，反比往常每百多五十也。

以上不過畧舉十餘條，以明一體減稅之利，其餘有益國計民生者，尚有餘多條，欲盡表而白之，殊覺筆難盡罄耳。夫英國自立一體減稅之例以來，不過十年之間，而所獲之益，實難勝算，以上所列，事事皆是確據，靡有浮言，循此而行，其利益寧有已乎。使中國則而效之，將見商賈爭趨，通商裕國，可指日待也，望望。

馬可頓流西西羅紀畧

西漢武帝時，有名馬可者，姓西西羅，屬頓流派，居于以大利之亞庇農邑，先即

蘇之未降生一百〇六年，後孔子之去世三百六十四年而生，原爲該地天潢支派。父在羅馬朝，官封男爵，及其身曾在某將軍部下從征，留心于格物言詞律法之學，爲人本有天資，加以苦學，行年廿六，便在羅馬衙中爲人辯訟，而首辯之案，乃人告爲子弑父之事。西西羅力代被告伸訴，言詞愷切，情理詳明，遂使被告當堂放釋，于是原告移怒，屢欲攻之，乃逃于希利尼地。是時希利尼當興，學藝冠于羣邦，西西羅居此，篤志力學，日與名人博士相往來，竟將此時逃難之地，化作從師取友之方矣。事既寢後，親友勸之歸國，未幾，聲稱大噪于羅馬公庭，幹事多能，言詞敏捷，盡歷羣僚，遂蒙擢用，遣往西西里島充布政使職，以廉正得民心，後歷任高官，直陞至全國首領。時有巨宦名加他蓮者，謀燬京都，欲先殺首領，以奪國柄，西西羅拒之，在國會中發一言論，大協輿情，衆人爲之憤感，隨後加他蓮行刺之謀，亦已敗露，逃出城去，協從數千人皆伏誅，是以衆民頌德，稱爲國父，又稱爲二創羅馬之祖。未幾退首領職，其時有潑流革羅丟者，位居民牧，而賦性苛刻，放縱無度，西西羅肆其清議，因而成仇，無奈再出

羅馬，逃避于帖撒羅尼迦國人，懊悔復迎之歸，惟有惡黨怒其痛責于已，常疾視之，其中一人名馬可晏敦尼者，後得三分國柄，卽極其權力以攻之。時西西羅已歸田里，問敲書史，而所居與京城相隔不遠，聞禍將至，急乘挑架欲逃，不幸適與刺客相值，方探身出望，而身首早已分離，遂取其頭與右手回京示衆。其刺客中有一人名波庇流哩拿者，曾蒙西西羅以辯詞活命之恩，今乃恩將仇報，人面獸心，一至于此，悲哉！傳說西西羅頭手到京之日，晏敦尼妻佛娃竟將其舌鈎出，以簪遍刺之，誰信人類中有若是殘忍之舉，而況出于官宦家之閨閣女子乎？西西羅在日，有云報仇之心，婦女爲甚，誠哉是言也。俗云最毒婦人心，亦非無本而云然矣。今之婦女，幸勿效尤，是所厚望。計西西羅死，享壽六十有三，其所著書俱用臘定古文書寫，後世不習是文，故其書傳於世者，不過十分之一，然其卷帙仍尙浩繁矣。考其行迹，可稱赤心爲國之人，意念寬宏，言詞靈敏，今之爲仕者，皆樂法其言論焉。其才敏雖如此，而臨事尙多危懼，每在公堂講論，常若不勝其戒慎恐懼也。方其女死時，繼室似有喜色，遂休之。

上帝命人當守當行之通律。西西羅書中論之甚詳也。茲特節取一節附于篇末。以便採覽焉。苟觀此律。便知四海之內。皆兄弟矣。故凡與我同類者。不拘遐邇。上下。盡當相愛相親。如同手足之義也。耶穌所立之教。亦不外即此通律之端。以推廣之耳。使當日西西羅不生于耶穌之先。而生于耶穌之後。其必崇奉耶穌之道無疑矣。

爰有一律原至善。真歷古罔替。賦與羣人。教遵性分。避巨從正。覺其吩咐。難拒其聲。苟願聽之。權力不輕。是非以人之法律。而能廢弛者也。雖全會議士。舉國羣民。亦不能移其規範於度外焉。斯律也。無須繙譯以傳語。不用註釋以詳明。非易地而遂異。不古是而今非。自古而今。自今而後。隨時隨處。靡不同然立之者。上帝傳之者亦上帝。萬國之主。永遠惟一。而此律亦如之。遵之者。人誠爲人。背之者。必非人類。是背此律者。雖或幸免人罰。而實已受最重之罰矣。

雜說編

義癸傳

數年前有花旗船一隻。名華城頓。欲往中華。搭客中有一貴人。挈妻子同往。其子纔五歲。又帶有巨獒一隻。名曰波啤。其性甚馴。且好戲耍。船中各客。無不稱羨。其小主人日與戲弄。波啤亦樂應之。若同類焉。一夕正戲弄間。天色黑暗。船偶搖蕩。該童失足落海。忽然一聲叫喊。報說有人落水。于是波啤走至船尾。跳水尋之。其父聞報失驚。即與數人共落小艇。斯時正夕。天色沉黑。海面無光。衆人皆以爲此子必葬于大魚腹中矣。未幾。聞水响聲。其父欲向响處而尋。于是駝公移艇相就。艇中人亦同力助之。忽見波啤口銜童子。得意揚揚。其父即使艇近而援之。幸得無恙。其父母欣喜不勝。而衆人亦莫不慰藉。且嘆此犬之勇而義也。迨後船至亞非裏加之南角。搭客皆欲登岸。貴人同妻子亦在其中。方下艇時。貴人囑水手扼住其犬。勿令下艇。待艇抵岸。然後放他落海。蓋欲以表其犬泅水之能也。水手依命而行。犬見主人離船。左顧右盼。然脫身不得。無可如何。及艇已抵岸。貴人方將手帕一搖。水手見之。會意放犬。犬即跳落海中。向岸而泅。衆人靡不嘆羨。忽然聞犬大吠數聲。跳躍海面。人方以爲必是反筋。故

艱于泗水而不知其所遇更有甚于反筋者蓋有一大沙魚欲追而啖之斯時波啤左右迴避或土或下水手開艇欲救時犬力已竭而沙魚踴躍向前勢在危急幸主人手携鳥鎗一口見魚反腹張口正欲肆其鯨吞即發鳥鎗中其腮煩于是水手將波啤救回其子兩眼垂淚且哀且哭抱之于懷衆人亦以沙魚被死而波啤無恙爲慶

獲亡兒傳

數年前亞麥裏加合衆國有一村鄉建在山邊偶有一少子走入林中至晚不見回家其父驚駭即集隣里數人速往尋覓尋至九點鐘候竟無踪跡于是村鐘鳴响若報失火情形村中人皆以爲鄉中失火及詳問方知鐘鳴之故原非爲火乃爲失兒以鳴其慘也父母彷徨心狂意亂村民靡不爲之傷心于是各人登山入林四代其尋覓不覺東方既白而踪跡渺然斯時太陽高升山青水明淑氣撲人眉宇而各人以心有所係不暇賞玩村內寂寞舖戶皆閉貿易停息凡爲人母者遊于街上愁心見于面目衆人並無別心惟以不見此兒牽

掛而已是早九點鐘候忽聞號炮一聲乃報已獲亡兒者斯時人皆默然靜聽消息無不私心揣度以爲所獲者不知兒之尸骸耶抑該兒得獲生全耶猜疑間偶聞報喜之聲說兒得保無恙于是衆人齊集以樹枝構成架子置兒于上昇者在前隨者在後手舞足蹈逐隊而回來至山腰暫憩一刻歡聲四達响激雲衢一路歸來謳歌載道兒母聞之悲喜交集忙出街上抱兒大哭幾至失聲觀者無不下淚衆人爲之寂然者久之忽有一人歡聲高唱衆人和之躍舞一場然後四散其休戚相關有如是也

拯溺妙法

凡人溺水若爲時未久尚可解救英國有救人命會已立法數條爲拯溺者之用其法如左

一拯溺者宜安妥毋急遽母將身倒置母用鹽酒擦下當拯出時宜仔細昇至附近屋宇昇時面宜向上到屋宜去其衣服將其全體拭乾用煖布包裹最宜拭淨其口及鼻孔兩處然後用法施救便可使其煖氣來復喘氣復回其法有

五。○一以湯壺來往按擦脊處。○一以熱水樽放置胃脘腋腋下股際脚板數。○一以絨布漸熱水溫暖全體。○一以熱水滿一浴盤置溺者于中其水以手可探得爲度此法至要。○一用手輕輕撫摩其身摩來摩去。○若溺者氣尚未絕以上五法施之必能使元氣復翻如欲使其再得喘氣莫如用一小風箱將嘴放入一鼻孔以手塞其旁孔及口徐徐吹風入胸滿肺待胸際高起然後將手放開復用手在胸上徐徐按下使風從口鼻而出仍用風箱施如前法如此數次溺者必能還其生命矣英國以此法救溺屢試屢驗百不失一所患者救無耐心或以一發不應而遂罷手則自誤良多耳。

近日雜報

省垣報畧

英諺云無消息是好消息蓋言事皆如常並無事故斯乃熙熙皞皞之象也本月十二日友人寄余信云邇來城中無事可報天字馬頭行刑頗減皆因百姓耕田鑿井樂業如常故也則所謂熙熙皞皞者今于省垣遇焉惟是道路紛紛猶有悚人聽聞者傳說東莞水面有賊匪聚集約同順德新會香山等處匪黨于十六日舉事往攻省城然至今未有消息大抵此輩勢窮力竭無所能爲諒亦終歸于盡而已。

京報

六月二十三日廣督葉名琛奏爲總兵巡洋遇盜打仗失利現經查明下落南澳洋面與閩洋毗連匪船每多出沒上年十一月總兵韓嘉謨出洋巡緝望見匪船三隻即開炮轟擊該匪亦開砲拒捕該師船砲沉匪船一隻忽有大匪船十餘隻趕至各弁槍砲齊發延燒匪船韓嘉謨趕往擒拿匪船火星飛入師船撲滅不及匪船前後夾攻並肆焚燒韓嘉謨身受重傷落海殞命。

六月二十五日，上諭蔣啟敷奏下北蘭陽汎三堡漫溢，本年黃河水勢暴漲，堤工危險。六月十八日，水勢復漲，二十日，全行奪溜，刷寬口門，至七八十丈，迤北正河業已斷流，下游居民罹此凶災，朕甚憫之。

六月二十六日，山東巡撫崇恩奏為查明漕船在洋被劫，江蘇運船至石島洋面，被匪劫去銀米貨物，又宋源昌等二船被匪攔截，島內勒贖，實屬疏忽之至。六月二十八日，上諭恒春、蔣尉遠等奏官軍進剿夷匪，連獲勝仗，貴州郎岱鎮寧夷匪滋事，經王成路於五月二十二日分派官兵進剿，養馬、蜜蜂二寨斃匪數十名，安莊坡亦斃匪數百人。六月初三，申有謀進攻阿塘，焚斬賊匪數十人，現尚恃險負隅，着速行剿滅，無留餘孽。

六月二十九日，上諭和春、福濟奏賊陷英山，旋即克復，安徽英山縣城屢被賊匪攻撲，均經官軍擊退。五月十一日，賊萬餘來撲，于十二日乘大雨攻陷城池，經道員何桂珍于二十六日率同該縣蘇秀槐由竹幻進攻，斃賊六七百人。彭惠壽督勇分路並進，賊勢不支，官軍渡河攻西南兩門，賊匪從南門竄出，被各

勇擒斬三千餘人，當將城池收復。

上諭和春、福濟奏攻剿外援逆匪，迭獲勝仗。六月十四日，逆匪突來四五千人，在大堂店一帶窺探，經和春督兵力戰，斃賊無算。十八日，南路新到賊匪萬餘，有入城應援之信，我軍分途迎剿，奮勇爭先，運用大砲轟擊，逆匪倒斃甚眾。和春復在馬上開砲，連斃悍匪，又殺黃衣賊目五名，鄭士魁亦揮兵冲殺，逆屍遍野，是日兩路斃賊一千餘名。

上諭和春奏請將督剿失利之員議處，副都統忠太督剿集縣賊匪。六月十三日，賊聚數千，自焦湖奮勇出撲，經官兵擊退，賊於平頂山等處突出，萬餘冲營，我兵眾寡不敵，退守西山，駝營盤被燬，該員未能先事豫防，咎有應得，交部議處。

六月三十日，上諭官文奏收復雲夢、應城兩縣，現在督兵進攻德安，德安賊匪被兵懲剿，陸續下竄。六月初九日，吳琰帶練進攻縣城，殺賊三百，生擒十一人，當將雲夢城克復。初十日，王坤厚探聞長江埠賊船下竄，帶勇追擊，燒沉賊船

數隻應城境內一律肅清。雲應兩縣當德安武漢交通要路現已乘機掃蕩斷賊應援着官文迅行攻克德安毋緩。

七月初一日上諭駱秉章奏兩廣賊匪竄擾湖南連陷宜章郴州東安官軍攻擊迭勝並將衡陽武岡土匪撲滅湖南邊境與兩廣毗連廣東餘匪奔竄經駱秉章飭勇進攻仁化殲賊千名收復縣城擒獲賊首曾佳等佛山匪徒襲陷宜章縣城進撲郴州五月初三日王葆生分路截擊斃賊千名初十日迭獲勝仗賊勢不支分竄臨武嘉禾兩縣經盧肇熙截殺千餘突有賊首何祿等數千由乳源一帶竄來王葆生等勇迎擊于走馬嶺殺賊一千八百連陷賊營忽有另股賊匪潛從小路竄入州城廣西之賊由全灌竄陷東安王鑫馳往援剿斃賊數百奪獲賊船二十七隻其武岡衡陽之土匪乘機竊發亦經任瑛剿洗殆盡七月初二日上諭曾國藩奏撫臣劣跡較多一摺江西巡撫陳啟邁奏報軍情不實着卽革職。

上諭曾國藩奏水師獲勝五月三十日賊船至姑塘青山由西岸直上官軍將

賊船包裹大砲擲轟戰至兩時之久賊目張姓被刺落水淹斃者無算餘匪紛紛脫逃

七月初六日上諭太常寺奏關帝先代封爵應否推崇關帝神威顯佑自應敬謹加封以示尊崇關帝曾祖光昭公着加封光昭王祖裕昌公着加封裕昌王父成忠公着加封成忠王

七月十二日上諭西凌阿奏德安逆匪竄撲軍營本月初二日德安府城賊匪分股竄撲三陂港等處恭將劉富成迎拒不支賊眾由旁抄襲勇隊營盤猝被燒燬西凌阿調度乖方着革職

七月十二日閩督王懿德奏南澳水師剿匪廈門官紳妄報邀功廈門逆首黃位潛往粵洋據水師督臣李鈺廷咨稱黃位與廣匪王興順聚集南洋希圖合幫進攻第兵船單薄必須雇募火輪夷船同往剿捕方足以制強寇適商人趙福太自願捐資雇募火輪兵船各一隻隨同剿匪二月初四日駛至洋面見有匪船聚集遂開砲轟擊當時擊沉匪船多隻生擒逆黨多名逆匪黃位連船擊

沉旋據南澳鎮總兵陳應運所稟不同並未聲叙火輪船協同勦捕等情該督臣李廷鈺細查大號洋船委係趙福太所募當時委員李逢時以火輪船必係首先冲圍攻擊足以得手不知夷人性情反復到彼開放鎗砲因見師船足以制勝即行駛赴東港該員等未及細查是以與南澳鎮原稟參差該員希圖冒功實屬膽大請即革職以肅官箴

七月十九日上諭和春連日擊賊獲勝廣州逆匪負隅抗拒六月二十六日和春督兵進攻南路賊匪分股來撲兵勇分路截擊斃賊七八百名初四至初九四戰皆捷賊膽已落

七月二十日上諭駱秉章奏南北兩路剿賊獲勝湖北逆竄敗後仍踞通城經魁聯等遣勇迎勦先後斃賊無數賊已敗竄復有崇陽逆黨及義甯賊匪分股再踞通城經徐志近等每仗獲勝該逆已全數敗退歸巢復有廣東竄匪圍撲臨武縣城及桂陽之文昭司地方經臨武官紳攻守兼施城圍立解桂陽逆匪亦吳清鶴圍攻每日斃賊數百賊仍敗竄郴州踞城之賊着即迅速掃除

貴撫將尉遠奏下游苗匪肆擾台拱黃平丹江清平等廳州縣四出焚掠

廣西撫勞崇光奏藤縣被逆匪竄踞旋經知縣雷葆初督勇克復擊沉賊船七八隻溺斃多名

以上所錄七月十二日抄所載閩督奏剿滅匪賊廈門官紳冒功妄報果係該督臣分所應爾但恐摺內仍有不實茲據本港政令報所載稱云于二月初二日有大英二枝槍兵船一隻泊在廈門有一英商達知船主說近南澳海面有賊船一帮橫行肆劫該船主本欲前來香港遂立意順道探其虛實初三日船到南澳南澳唐官所說與英商無異該唐官遂委一員在英船指引賊處復自帶兵船一帮隨之及到其處果見南澳賊船六隻潮州賊船四隻另有小船不計其數英兵船即下打開炮瞬息間已擊壞賊船五隻又獲其南濱大船一隻並救回被奪貨船二隻于是賊船星散揚帆而竄若使官船能合力向前則眾小船必片板無存矣惟其時眾官船止圍住一南濱大船不暇他顧以致失此機會也戰畢該英船將所獲之南濱大船及貨船二

隻連人交與官調處。即便開身向南而行。再遇所逃之賊船數隻。復開炮擊而壞之。然後于初四日夜抵港云。據政令報內所載。未有及趙福太捐資顧船一事。而奏內歷歷陳之。是否屬實。自知者自決焉。且英國御師船。非人所能顧者。則趙福太顧船一說誠謬。至奏中動以夷人相稱。似非以兩國和好之誼相待。不無于禮未當耳。

又七月初六日抄內有奏。關公顯靈。請旨王其三世。竊以爲關公有靈。亦斷不藉人間爵位。以爲先代光寵。孰若將此封號移贈有功諸臣。俾知勸勉。斯爲實濟。且縱令關公果能顯靈。拒逆亦不過奉上帝所命。賞賜自有帝裁。若以人道待之。似屬不必。

歐羅巴新聞畧

英十月二十六日接到歐羅巴九月初十日新聞紙。方知英佛攻俄大獲全勝。是日港內兵船皆懸彩旗。于正午轟發大炮。山鳴谷應。炮聲沖霄。共慶奏凱。此乃西國常例。每遇喜事。輒如是焉。是日適有西班牙國火船一隻。泊于港中。亦

同時發炮助慶。因邇來西班牙與英佛合約攻俄故也。據新聞紙所報畧云。于波羅的海。俄有炮台數座。魚貫相連。總名之曰士徽鉢。堅固異常。天下所最難攻者。共有數處。士徽鉢居其一焉。英八月初七日。英大兵船九隻。火兵船十三隻。大銃艇大炮艇各十六隻。聚集于前。至晚佛之兵船與火船銃艇炮艇亦到。初九日布置停當。初十日辰刻。銃艇炮艇離俄臺約有四里。即開炮轟擊。俄人亦以炮相還。彼此炮聲兩日不絕。英船所費火藥一萬四千担有餘。士徽鉢倉庫房屋悉爲灰燼。俄人死者不計其數。而英佛死者止英水兵一人。傷者止數十人而已。其所以能保全士卒若此者。蓋因該艇便捷輕利。旋轉如意。俄軍炮手難以取中故也。此一役也。大顯英佛戰船威勢。使俄國海濱英不震疊。○于哥羅美地西巴士多卜魯城之東。有折乃也河。佛軍與薩顛軍在河邊山上。結營戍守。以防禦俄人北路來攻。于英八月十四日晨早。俄軍果以五六萬衆自城中發出。欲先襲取此營。隨後乘勝用南北兩路夾攻。以冀擊退英佛大軍。不料守折乃也營二軍奮勇應敵。俄軍不能取勝。反致大敗。死于陣上者約三千

五百人，于是銳氣大挫，收兵入城。而英佛精神百倍，轟擊愈急。至九月初八日，佛人攻取馬拉鴿炮台，英人亦取東西二處炮壘。但因俄人四處躡擊，卒不能守。然自馬拉鴿失後，俄之元帥知城難久據，自將兵船沉溺海中，又自放火燒城南隅。後事如何，下月方知。○上說薩顛國有軍于哥羅美，幫助英佛，夫薩顛國載在瀛環志畧，名曰薩爾的尼亞，乃以大理地之一邦。數月前，立約與英佛同事，共打俄國。邇來薩顛與羅馬教王不和，欲脫離其厄。教王赫怒，而薩顛君臣皆已決意，不受其拘制，亦足見其國勢有將興之象也。○于英八月十八日，英后與夫君、太子、長公主及一班大臣，駕御火船，渡海親臨佛郎西國。佛帝迎于海邊，預備華亭，殷勤晉接。隨後同往京師巴里。英后在佛國留駕十日，遍觀巧工公庭、畫閣、宮殿、大堂等處。佛人大喜，夾道恭迎。當時集于巴里城者，諸外國人不下六十萬之多，而無有一聲雀角，一團和氣，世所罕見。佛帝親臨英地于前，而英后親答其禮于後，從此二國和睦，固結愈堅，而天下萬國將亦因之獲益也。